

◆ 家园小景

故乡的诗与梦

宋宜玺

怀乳山的自然景观，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，在四季的更迭中不断变换着色彩。

当第一缕春风拂过，沉睡一冬的山峦渐渐苏醒。漫山遍野的繁花竞相绽放，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，它们在枝头嬉笑、打闹，将整个山峦装点得如诗如画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，漫步在山间的小径上，脚下的泥土散发着清新的气息，仿佛能听到生命在地下涌动的声音。小鸟在枝头欢快地歌唱，它们用清脆的歌声迎接春天的到来，让整个山林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当外面的世界被酷热笼罩时，怀乳山却依然凉爽宜人。茂密的森林像一把巨大的绿伞，为人们遮挡着炎炎烈日。走在林间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，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。山上的植被茂盛，灌木丛生，仿佛是一个绿色的王国。各种植物在这里肆意生长，它们相互依存，相互映衬，构成了一个和谐而美丽的生态系统。偶尔还能听到潺潺的溪流声，那是山间的清泉在欢快地流淌。沿着溪流走去，你会发现一泓清澈的湖水，那便是罗河水库。湖水碧绿如玉，与周边的山峦、植被相互映衬，形成了一幅美丽的湖光山色图。

当秋风起时，树叶开始渐渐变黄、变红，它们像一只只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，然后缓缓落在地上，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地毯。行走在山林间，仿佛置身于一个金色的世界。阳光洒在树叶上，发出耀眼的光芒，让人陶醉其中。此时的怀乳山，不仅有美丽的秋景，还有累累硕果。山上的果树挂满了果实，红彤彤的苹果、黄澄澄的梨子、紫莹莹的葡萄，它们在枝头向人们招手，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。

当雪花飘落时，整个山峦都被白色覆盖，宛如一位身着白衣的仙子。山顶上的积雪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，仿佛是一座晶莹剔透的宫殿。此时的怀乳山，显得格外宁静而神秘。站在山顶，俯瞰着整个大地，你会感受到一种震撼心灵的美。有时候，在特定的季节和天气条件下，山顶会出现壮观的云海和雾海。那云雾像一条白色的丝带，缠绕山峦之间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。

怀乳山独特的地形地貌、山势形态和地质特征，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变迁。山边的五羊小学、

刘羊中学，像两座灯塔，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太湖学子的求学之路。它们培养了无数的栋梁之材，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105国道、京九铁路从山前穿过，宛如两条巨龙，连接着外面的世界，也为怀乳山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

怀乳山还有着独特的舞龙舞狮、吃水菊粿等传统节日和庆典活动。每逢节日，山上山下热闹非凡，人们身着盛装，载歌载舞，共同庆祝节日的到来。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，也传承了当地的文化传统。在怀乳山美丽的传说和道不尽的故事里，蕴含着当地人民的智慧和对自然的敬畏。那些神话故事，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，点缀着怀乳山的历史天空。

登上怀乳山顶，极目远眺，长河长江尽收眼底，那奔腾不息的江水，仿佛是历史的车轮，滚滚向前。俯瞰山下，油菜花盛开的景象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，微风拂过，泛起层层波浪。游客们在这里登高望远，尽情感受着大自然的壮美和历史的厚重。

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太湖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怀乳山都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。那淡淡的乡愁，就像一根无形的线，将我与故乡紧紧相连。它是我心中永远的诗与梦，是我一生都无法割舍的眷恋。



夏荷 汤青 摄

使弱小也不畏惧。

连续的晴天，终于在一次清晨看到了白嫩的水生根，像是什么生物的触角，可爱地探出脑袋。一根，两根，一丛，两丛……透过塑料水杯能清晰地观察到水下的一切，嫩绿色茎条上，粗壮的根系上生长出更多的触手，颜色也由白色变成棕色，细细密密，各自疯长。根系的数量是枝叶的几十倍甚至更多，盘根错节，一片崭新的世界。水面上不算繁茂的叶片，确实需要如此多的根系的供养。

粗壮的根系，让好几株薄荷长到了30多厘米，我换来一个更大的透明花瓶，把几株放在一起，不算满当，也不稀疏，更像个电影里的太空实验品，我爱看全部的薄荷，观赏它们的叶、茎、根。有趣的是，叶子常常会枯萎、凋落，先是一小块枯黄，像是被太阳晒焦了，但也不能浇灭它对阳光的热爱，我会把开始枯萎的叶片剪去，保留其他叶子的营养。同样，在其他的茎节上，依然会长出新的叶片，甚至在水下的根系上也长出了绿色的叶片，起初是绿豆大小，慢慢伸长，伸向水面，大概也想看看另一个世界。

我们也在不断成长，在新生，在死去，在同一个生命里，去长成更高大更强壮的自己。

薄荷将陪伴我一整个夏天，甚至更久。现在，薄荷小森林已经长成，阳台上的绿意每天都让我信心满满，它们丰茂得足以让我摘下品尝，和我的小狸猫一起口齿生香。

◆ 流年碎影

沉默的较量

袁浩

儿时记忆里，父亲对我格外霸道，近乎不讲情理。相较之下，我则显得过分孱弱、渺小，在他面前，真如手无缚鸡之力。

那个时候，我不过是村里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屁孩，正经事一件也做不好。偶尔父亲指派我帮他去去做一点事，其结果必然是父亲看不顺眼。

爷爷在父亲幼年时便走了，在那缺衣少食的年月，父亲早早扛起了全家生计。这磨砺让他成了沉默的磐石——平日里话少得像金豆子，可论起犁田耙地的农活，却样样皆是行家里手。

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麦收时节，年年跟着父亲赶毛驴车，从责任田往家拉麦子。别人家的驴车，麦垛装得小而尖，毛驴走动时一扑闪一扑闪，摇摇欲坠。父亲的车却不同。夏日骄阳下，我在车上帮着踩实麦捆，父亲则一捆一捆，不紧不慢地堆叠。整辆车装下来，敦敦实实，铺天盖地。仿佛把整季的收成全驮在了他赶着的毛驴车上。

农家孩子打小下田干活天经地义。可问题在于，我的搭档是父亲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这就有点像我后来读一些三流作家写的小说一样，结局总难逃俗套。跟父亲干活，我多半会招来一顿痛打。有一次，不知是干的什么活计，在父亲看来一塌糊涂。他随手抄起一根棍子挥舞着就打。事后，我们家饲养牲口用的那根拌草棍断为两截。

幼年间，我与父亲两个男人之间的较量，总以我的号啕大哭、彻底示弱告终。每一次都是。母亲和弟弟妹妹虽站在我这边，但这不过是弱者同盟，改变不了我最终有理无理皆败的结局。也是从那时，我便在心底埋下执念：定要好好读书，逃离这个家，永不与这不讲道理的父亲一起生活。

若干年后，我终于如愿以偿。读书上学，离开小村，后来谋了一份工作，从此与父亲相见日稀。

自己也做了父亲后，我竟渐渐理解了父亲。同时，他也悄然褪去了年轻时对我的苛刻与严厉。若我久未归家，他便会催母亲给我打电话。从母亲的话语里，我能听出二老深切的期盼与守望。心底深处，终于与那位生我养我、如今风烛残年的老人达成了精神上的和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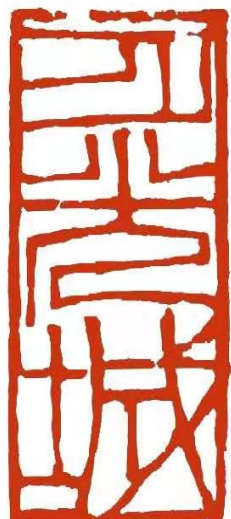
此后，逢年过节或是五一、十一长假，只要我们一归家，父母便都聚拢在我们休息的堂屋里，围坐一起唠嗑、说话。一起聊小村变迁，也聊村上的一些闲事。现在父母都老了，他们似乎明白，我们回来就是为了陪伴他们，彼此心照不宣。

一年又一年，父亲仍在侍弄土地，年岁也层层累加。近两年，我能明显感觉到父亲的苍老与步履蹒跚。今年春节后，我多次劝说二老别再耕种那十几亩土地了。父亲一直都是默不作声。

今年午季麦收前，我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，说父亲开手扶拖拉机去田里拉麦子，翻车了。我气冲冲赶到家，万幸，拍片检查后，医生说是皮外伤，腿上破皮处缝了十多针。

这件事之后，我自作主张，将我们家的土地让给本家一位亲戚耕种。“随你吧！”一旁的父亲，这次终于也勉强同意。那顺从的模样，俨然三十多年前，在他武断的决定面前的翻版……

今年父亲节，我原想给他买件夏天穿的薄衬衣，母亲说，父亲上次摔伤的消炎药吃完了，他嫌药店里买的那些药太贵，不肯再买。我改了主意，就带些能助他身体康复的药回去，愿他早日痊愈。



◆ 植物小传

薄荷小森林

陈忱

立夏收到两株薄荷，塑料薄膜下耷拉着脑袋，颤颤巍巍地露出几片细小的叶子，柔软嫩绿的茎条，一捧褐色土球，就是它们的全部身家。想来生根长叶不久，就匆匆忙忙漂泊千里，来博我欢心，自要好好呵护一番。不过三五日光景，日日沐浴阳光，天天水分充足，它们就撑大两倍有余，迫不及待剪下几枝，在透明的咖啡杯里水培，满心欢喜地等待我的“小森林”。

薄荷似乎特别喜欢阳光和水，早出晚归，肉眼可见水位线的下降，但新剪的嫩枝却没有什麼变化。我喜欢早晚照料它们，清晨的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洒在叶片上、茎条上，塑料杯与水面共同作用，折射出不一样的光彩，微微转动，光斑就随之变化。夜晚，它们整齐地排列着，只是看着这样的绿色，嘴角就忍不住上扬，抬手抚摸叶片，我总要用用力地蹭上几抹香气，放在鼻下轻嗅，它们很壮实，甚至不畏惧我略显粗暴的触碰。大自然蓬勃的生命力总不会辜负有心人，即